

一眼望过去,在微风里翻腾着的绿浪活泼而又温柔。这浩瀚无边的葡萄园,罩在明媚阳光里,连落在地上那斑斑驳驳的影子也显得精神抖擞。

科尔丘拉,这岛屿位于克罗地亚最南端,拥有悠久的酿酒历史。远在公元五世纪初,希腊殖民者便在海岸沿线及大小岛屿广植葡萄。由于土壤肥沃、阳光充沛,葡萄收成好、质地佳,这儿因此成了酿酒天堂,家庭酒坊星罗棋布。

Vinarija 酿酒坊在当地是颇具名气的,获奖无数。酒坊主波里斯自豪地表示,酿酒是祖传事业,已有300余年历史了。他所拥有的四万余株葡萄树,散植于科尔丘拉岛38个不同的地方,雇用了十多名员工照顾。他笑着说:单驱车到各个种植点去视察葡萄的生长,便大费周章了。我好奇地问:“为什么不集中在一起种植呢?”他说:“哎呀,如果其中一块地因为虫害或其他因素而蒙受损失,我还有另外37块地呀!”

他所种植的葡萄,有七大品种,每种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就算是同一株葡萄吧,味儿也不同。比如说,山坡上的葡萄,有些向阳,有些背阴;那些沐浴在阳光里的,硕大甜美,酿成酒后,味儿当然也比较好啦!

谈及喝酒的习俗,波里斯侃侃说道:“酒是有知觉的,啜饮葡萄酒,品尝的不是饮料,而是心情。亚洲各国酒价昂贵,人们抱持庄重的心情喝酒,这种心情当然也影响了酒,使它变得紧张兮兮的,无法把自己的魅力完全施展出来。在欧洲呢,酒价较为低廉,人们喝酒时,心情轻松自在,酒也变得无羁自如,香气当然也能释放得淋漓尽致了。”

喝葡萄酒兑水,一般是不被接受的;

酒是有知觉的

(新加坡) 尤今

然而,对此,波里斯却持有不同的看法:“我们酿酒的技艺,是古希腊人流传下来的,而以水掺葡萄酒,也是他们留给我们的生活智慧。务农人家在耕作时,往往挥汗如雨,口渴若狂,所以,他们总随身携带酒瓶和水瓶,以水兑酒,随随喝。”喝了以后,干起农活,更为起劲。”顿了一顿,又说:“不过呢,我们只用质地较低的葡萄酒兑水来喝,质地好的,当然只能纯喝啰!”

克罗地亚生活水平低,酒价便宜。在Vinarija 酿酒坊,最便宜者,750公升一瓶才卖25库纳(折合人民币25元),比较贵的,也只不过250库纳而已。可我注意到一种350公升的甜酒,售价居然高达400库纳!

他慢条斯理地说:“这是科尔丘拉岛的特产,需要采用一种颗粒特别大、味儿特别甜的葡萄来酿制,一公斤甜酒,必须用上15公斤葡萄,工序非常繁琐。酿好的酒,喝起来是有层次、有深度的,喝后回甘,余韵绵长。收在家里,酒味百年不变;而开瓶之后,也保证50年不坏。今年,雨量过多,葡萄质地不符合我的要求,所以,这种甜酒,我一瓶也没酿。”

嘿,这人是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哲学来酿酒的哪!

店里四面墙壁挂满了奖状,我凑上前去细细地看,他耸耸肩,毫不在乎地说道:“这些奖状,其实只代表了数名法国评判的看法,不能说明什么。酒好不好,我心中自有一把尺。如何酿制出一年比一年更好的酒,才是我最大的目标和挑战。”

这人,不为奖项而活,奖状却源源而来。原因只有一个,他痴爱他所从事的行业,全情投入;而酒,是有知觉的,它懂得报恩。



走路的云



外滩黄昏 (彩铅) 黄石

外滩黄昏

黄石文/图

景观灯尚未打开的17时15分,我匆匆忙忙从江岸过横道线返回汉口路。那时的外滩迷离与真实交织,百味杂陈。和平饭店、中国银行渐渐隐入雾霭,多少繁华与苍凉可以作证,它们却沉默无语……

如果一个月圆之夜,有人叩响了你的门——
如果门外是一个温婉的女人——
如果这个女人冲你一笑,然后你就像中了魔法似的跟在她的身后出了门,你们在雾中走着,不,是双脚离地飘了起来。不久,她就把你带进了一片魅幻般奇异的大森林。于是,你就看到了另外一个国度,那里有妖精出没,那里有狐狸的窗户,那里的树枝上全都落满了白色的鸚鵡,那里听得见女孩的灵魂在嘤嘤抽泣——

那么,我想这个如同精灵一样美丽的女人,就是安房直子了。
只有安房直子,才讲得出这样如梦如幻的故事。
那是她自己的一片魅幻森林。
在那片森林里,总是有风“呼呼”地吹过。不过,像月光似的,常常会有微弱的光照进来,能模模糊糊地看得见里头的东西。不知是什么原因,住在里头的,几乎都是孤独、纯洁、笨手笨脚而又不善于处世的東西。安房直子便经常领一个出来,作为准备要写的作品的主人公。《北风遗落的手绢》里的熊、《雪窗》里的老爹、《蓝的线》里的千代,都是从同一片森

林里出来的人物。
其实,又何止是这几篇呢?自从成名作《花椒娃娃》问世以来,安房直子就没有离开过那片魅幻森林,她一直住在里面,陆陆续续给我们送来了《风与树的歌》《白鸚鵡的森林》《银孔雀》《黄昏海的故事》《遥远的野玫瑰村》《花香小镇》等一部又一部作品。

安房直子和她的魅幻森林

彭懿

安房直子说,她喜欢写幻想小说,因为她太喜欢在幻想与现实的境界之间那种微妙地变化着的彩虹一般的颜色了。孩提时代,醒来与睡着之间的神秘境界线就令她感觉格外神奇,而幻想与现实的境界线,也与此有着相似的魅力,描绘那个境界线,让她非常着迷。

除了《天鹿》等为数不多的几部长篇之外,安房直子的作品都很短,就在她自己也曾公开承认,自己不擅长写长篇。但是,安房直子的这些短篇作品,都写得极其用心、极其精美,犹如一首首空灵隽永的短歌,难

我的记者生涯中,采访过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还留下了一张和他握手时的照片。新老朋友常问:“你是怎么访问到他的?”

前些年我到美国加利福尼亚棕榈泉的时候,陪同友人突然指着一片住宅区说,你看,告别了白宫后,尼克松就住在这里。可惜他已经去世了。

原先我并没有对短暂行采访尼克松先看如何如何,但在这一刻,心灵突然一惊,日月逝矣,时不我予,再与尼克松见面却是不可能了。

初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采访他是在1985年9月4日,我作为新闻研究生在人民日报记者部实习,还在体育和外交界人士间穿梭采访“乒乓外交”。得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第五次访华的消息,我与导师林钢说起,这是天赐良机,可惜无缘采访!林钢老师从上海调北京出任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听我简述采访计划,应声而道:“机会就在你眼前了。”

原来,第二天尼克松将到北京经贸大学发表演说。报社有两个采访证,其中一个就在林老师办公桌上。当我果真来到尼克松先生跟前时,发现他的参观和演说安排得环环相扣。虽说他已是卸任总统,毕竟从美国前来,警卫阵势仍然可观,要靠近他谈何容易。然而全仗胸前的特殊采访证,我的位置与尼克松很近,不过面对面坐下交谈是不可能的。

就在尼克松参观完教学楼走出门外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几位勇敢的大学生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尼克松原版著作,几

五律 神游青藏

秦史轶

快哉金风起, 千山一望收。
雅江依古寺, 藏地结新俦。
珠顶旗云白, 纳湖圣水幽。
雁轻掠紫塞, 星寂落青洲。
此时堪远足, 西山已入秋。

和尼克松谈“乒乓外交”

钱江

步迈上前去请他签字。情况来得突然,警卫措手不及,前两三位学生就到了尼克松面前,大多数学生则被挡住。尼克松接过最前头两位大学生递来的书,站住了,高兴地签名。

大学生的勇气鼓励了我。作为现场持证记者,我为什么不利用这样的好机会?念头打定,我在一瞬间几步就迈到他面前,用英语说:“您好,尼克松先生,欢迎您来中国。我正在采写‘乒乓外交’的书,相信您会感兴趣。”

我朝前迈步的时候,感到腹部被一只手挡了一下,显然是身边的警卫。然而尼克松爽快伸出手来和我相握,应声而说:“‘乒乓外交’是美中两国间重要的事件,两国领导人都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这时,挡在我腹部的那只手消失了。尼克松先生继续说:“让人们了解这

个事件是有意义的,很重要。我希望你完成它,还希望你把它写成英文,我将乐意阅读。”

我又说了一句:“您在中国出版的书我都读过了。”没想到他回答:“可是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一笔稿费呀。”

我和尼克松的对话就此结束,只有十几秒钟吧。而且我几乎惊呆了,作为美国前任总统,怎么会大庭广众间说起自己没有收到出版稿费?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他的话却深深地刻印在我脑海里。接着,我聆听了他的演讲,一边想:“当年为什么是他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

两年后,《乒乓外交始末》一书问世,我给尼克松



走路的云



白色的水莲

清水

倾斜在人身上。仿佛是一幅油画。

后来,老人在媳妇的陪伴下,安静地离开了我们家。庭院里,一切又都恢复了宁静。我走出家门,走上一条乡路,一片云影压低了农地。麻雀儿低掠。这一片田地和村庄的表情,是这么近,又是那么远。

阿毛家的院墙低矮,羊也有些无精打采。隔着一道矮矮的院墙,我一眼就看到一只低着头的小羊,朝院墙外的我瞟一眼,很快又低下头去。

羊是温顺的,此刻,也是羞涩的呢。它装着要吃草的样子,稀薄的尘土里,却是找不到几片草叶。这几只羊,被圈在院墙后面,不曾厌倦饥饿不均的生活,也不曾嫌弃自己清贫的主人。松散的围栏是一种摆饰,早已不能围住什么。小羊们却并没有因此选择逃离,它们选择和主人一起,厮守这个清贫的家。

下午,母亲和我去他家的时候,小院里只有这几只羊和他腿有残疾的女儿。阿毛一个人在地里干活,当我们站在他家田埂上的时候,阿毛远远地跑了过来,用满是泥垢的手擦拭起眼圈。我经历着这样的场景:当一个非常贫困的人被人同情和照顾的时候,他是敏感而有感谢的尊严的。母亲和我帮阿毛在地里做了半天农活。我们憧憬着未来一年也许可以得到更饱满的收成。当然,那几只可怜的羊,理应是阿毛家未来饱满的一部分。

萨摩耶是母亲喂养的狗。萨摩耶的出现有点儿

神话。母亲有次去北面的河边拔毛豆。小小的水流边上,有一团污黑的长毛动物,起劲地扯着河边油油的毛豆秧子,看到母亲走近,也不惊讶,只继续低头扯毛豆秧子,两只爪子几乎成了灵巧的手。

母亲不说话,开始拔她的毛豆。等到豆荚拔好装了满满一篮子准备回家时,这家伙停止了动作,默默跟在母亲身后。怎么赶也不走。母亲没办法,顺着村角挨家挨户去问,总归是谁家丢失的动物呢。直到把村里四十多户人家挨个儿问遍,也没人出来认领。最后,这家伙一双泪眼直直盯着母亲,搞得母亲也两眼泪湿,最后两个一起回了家。

母亲和我花了整整两个小时,用了一瓶香波,终于帮它整理干净。沐浴后的这家伙,竟然显现出惊人的美样。全身雪一样白。那个有着阳光的早上,我第一次发现萨摩耶的目光原来是坚定而高贵的。

母亲给它颈间挂了一条四叶草木链。萨摩耶跑起来时,四叶草也跟着跑,光线反射出一种自然的光彩。风,轻轻吹它雪白的毛,仿佛孩子挥舞衣衫。这让母亲又感动了好几次。

散步的父亲和萨摩耶回来时,星斗出现在天空的一角。夜色还未来得及完全合拢村庄,天空呈现出一种深深的蓝。

萨摩耶走近黑黑的柴垛,站住脚,仿佛一段被定格的时光。

我奇怪于这样的景象。村庄的秘密忽隐忽现。农田、柴禾垛、萨摩耶、父亲,他们安静地待在那里,渐渐地,变得黯淡。

只有母亲的脸庞,微笑着,像极了一朵白色的水莲。



走路的云

十日谈

经典童书背后

《神奇校车》何以上天入地、忽大忽小?请看明日本栏。